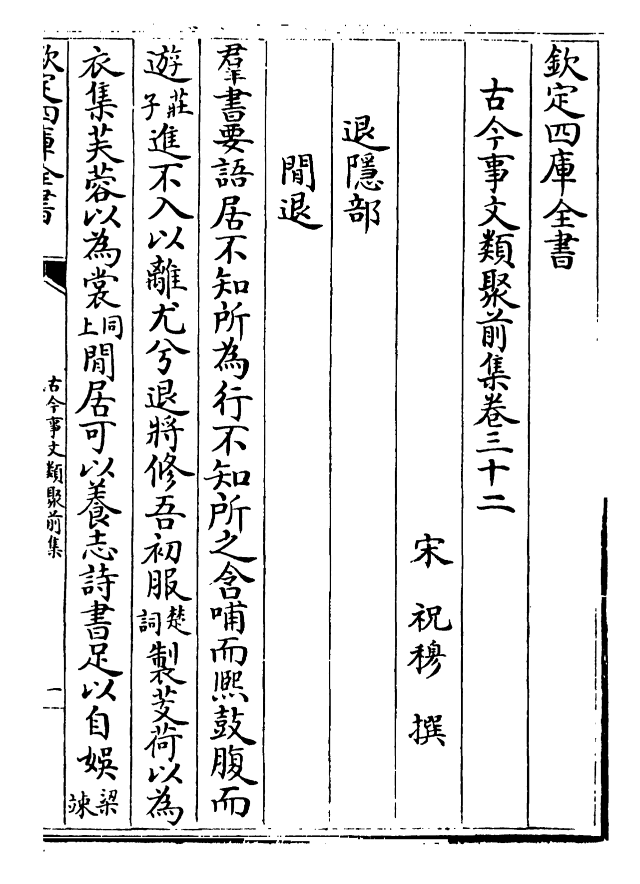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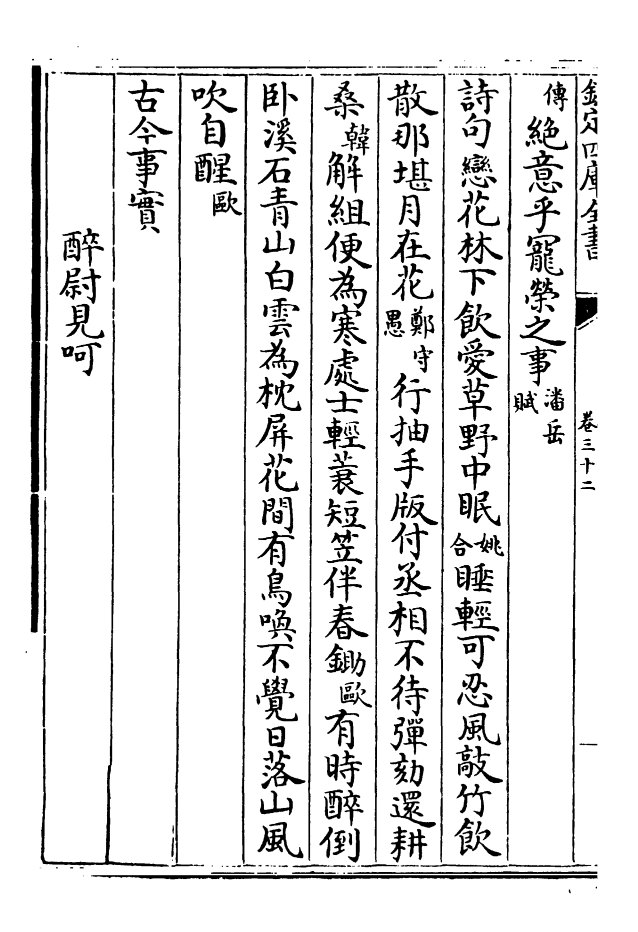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二

宋　祝穆　撰

退隱部

閒退

羣書要語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莊子）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修吾初服（楚詞）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同上）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梁詠



傳絶意乎寵榮之事潘岳賦

詩句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姚合睡輕可恐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鄭守愚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韓解組便為寒處士輕蓑短笠伴春鋤歐有時醉倒卧溪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有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歐

古今事實

醉尉見呵

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一段見報讎門

不當治產

漢楊惲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予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後一段見農家門

閉門自保

馮衍字敬通以交結外戚由此得罪西歸故里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

辭官屏從

司馬温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宫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荆公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蒙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娱酩酊而

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舉適野舉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

餓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顔回飽於伯夷樂於滎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

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内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醱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

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箕踞軒記　唐子西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踞蹜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盖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抱禮法者之所為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飭邊幅者皆鄙而不

為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塲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帶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版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賔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牀之上含爪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為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

如此而猶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為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古詩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

舉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耳却憶陶潛歸去來

律詩

閒居　張籍

東城南陌塵紫幰與朱輪盡説無多事能閒有幾人惟教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安分　邵堯夫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别思量

遣興　韓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

北門　王介甫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灧灧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靜居　李宗易

大都心足身還足秖恐身閒心未閒但得心閒隨處樂不論朝市與雲山

林下　邵堯夫

老來軀體索温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凉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茵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省心　邵堯夫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須慼慼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説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詩話

徒言退閒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韋丹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

計五老峯前心共論澈訓詩曰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坐草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雲溪友議又趙嘏云早晚粗訓心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避齋閒覽

二龍閒卧

熈寧四年呂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宫居洛與康節温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一日對康節長嘆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故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哉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顯

以詩解之曰二龍閒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顧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

致仕 知足附

羣書要語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曲禮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曲禮疏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老九章 太史公曰

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史記脫簪公府歸杖私門狄梁公表詩句紅旗走馬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白樂天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謝景山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魏野贈萊公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宋公序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杜知足知足常足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蟪蛄不羨大椿而欣

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望以足莊子

古今事實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注致仕也時為中軍尉舉其子午代之

張良稱病

張良素多病乃稱病曰臣家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産為韓報讎強秦令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户位為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道辟穀不仕

二疏歸老

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即日乞骸骨上許之皆賜黄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又云歸鄉里日請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萬石歸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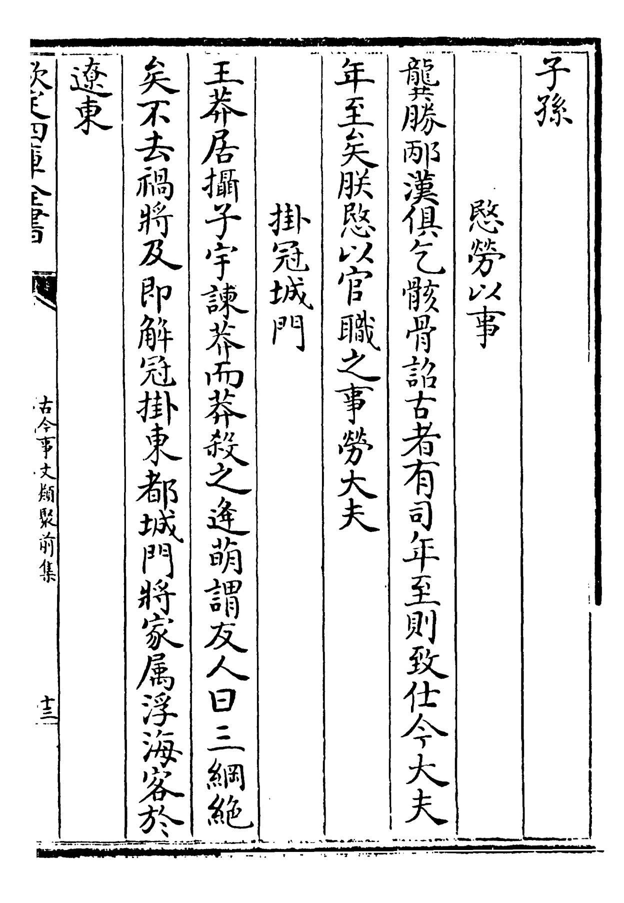
萬石君以大夫禄歸老于家以歳時過宫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大議每咨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縣車為榮

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縣安車以為榮傳之



子孫

慰勞以事

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令大夫年至矣朕慰以官職之事勞大夫

掛冠城門

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逄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掛冠神武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禄

白衣尚書

鄭均為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帝廵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禄以終身號為白衣尚書

角巾歸里

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陳情求歸

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加鼓吹而已

鍾鳴漏盡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遂稱疾

結香山社

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遊賞之樂

作三休亭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三休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

乘牛車歸

太尉李晟元阜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

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寮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
貧狹庇廕草廬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
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
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
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
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老而精神不衰每大臣

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别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跨駟入市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著

麄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

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禹錫嘉話

富貴知止

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蓋少朕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請老就養

蕭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退修蒔園匾優游自怡而子

華為工部侍郎銜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

耄忘致仕

太中十三年元會柳公權稍耄忘先羣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致仕

父子謝事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䟽

燈夕特名見上元門

致仕著書

參政趙公槩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告老辭闕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温密留京師一月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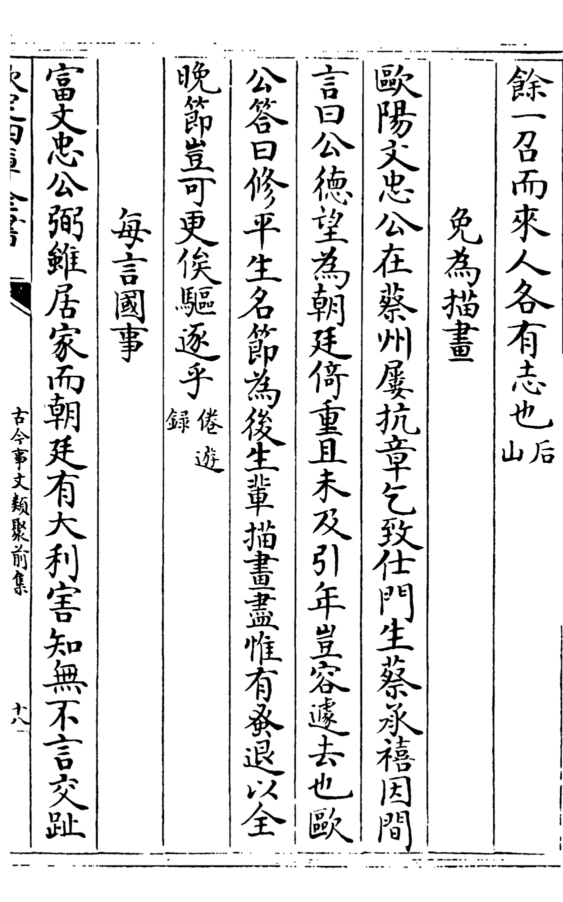
對上者五錫燕者三賜詩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野服見客

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娱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人各有志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


餘一召而來人各有志也后山

免爲描畫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輩描畫盡惟有毅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倦遊録

每言國事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逵等進討公言海嶠險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帮丹來爭河東地界上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可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行言録

草閱躃踊

近年或有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為户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為也粹夫善

訴諳乃告曰前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草閱躃踊一廵又云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宫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髙風鼓腹而嬉頋遂堯民之至樂王彥輔麈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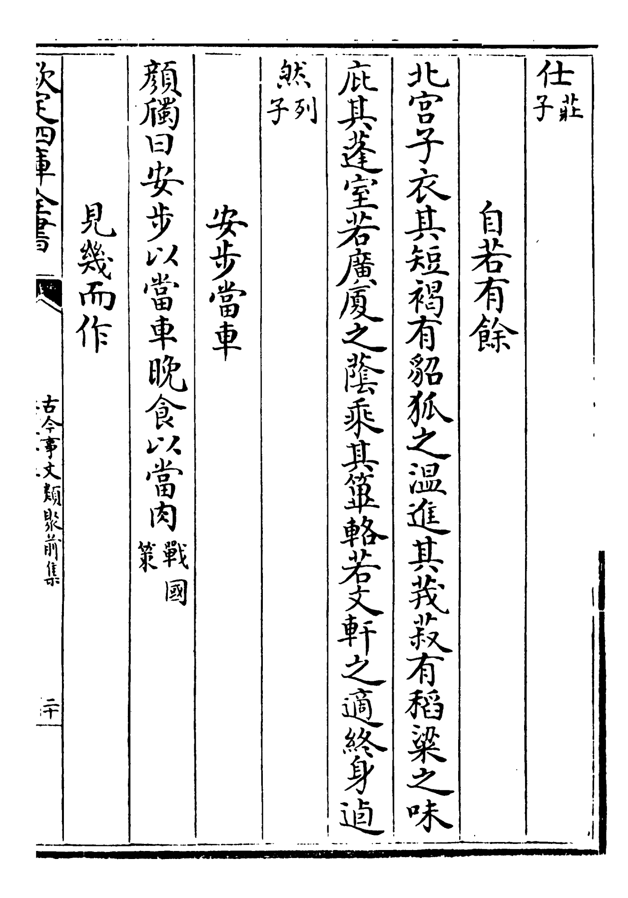
三樂自足以下係知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别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家語

三者自足

孔子謂顔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畆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畆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



仕 莊子

自若有餘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温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適終身逌然 列子

安步當車

顏斶曰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 戰國策

見幾而作

范蠡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致産數千萬齊人以為賢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盡散其財分與知友鄉黨止于陶自謂陶朱公　顔師古注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弛張也

官六百石

前漢邴漢兄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龔勝傳

妻諭知足

王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

但取僅足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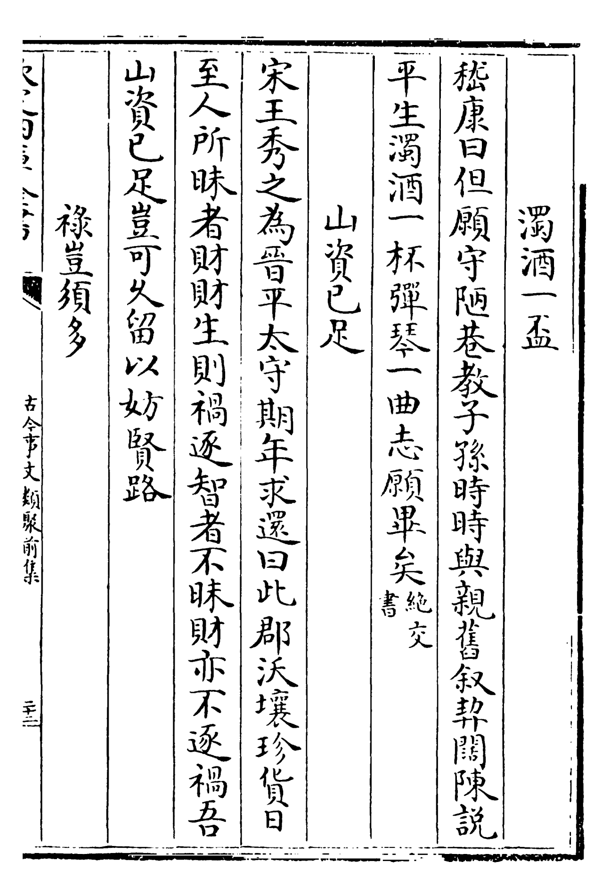
贏餘但自苦耳

八十日令

淵明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但少一死

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宗預共詣瞻謂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望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宗預傳


濁酒一盃

嵇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絕交書

山資已足

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祿豈須多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紀

不市田宅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饑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紀

灌園擬薪

元延祖謫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元結傳

不言産業

有勸岑文本置産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秘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産業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

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道邊觀者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禄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

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　洪景盧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僅僅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誼不得奉詔天子攬其章換

以中祕書官使無累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數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形容膂力又不逮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為也於是宰相言胡某半世為官進不能以寸願加寵秩之益廣聖世貴老養賢之義即日拜八品京官予祠禄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餞祖之於國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番陽洪邁獨拱手言曰先生之去美矣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超乘擊劒馳馬加一日之老亦憊耳況過七十者乎至

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乎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黄髮番番之士終不一朝居也且陛下擇官以處俸錢廩粟歲時諸恩澤甚厚非所謂無人乎子思之側滿朝賢大夫注意高仰無公孫子仄目事固之嫌儒生學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觧顔笑無有驪駒狗曲之誚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屑屑不憚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之何同舍生啫曰疇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

卓卓然五千言今皆畧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子之云云奈何邁逑然曰邁有罪酒闌諸公詩且成邁醉不遮愧不暇詩獨叙其所以然者

登華旨見華山門

致仕後客位咨目　朱元晦

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亦

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攣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移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

又大幸也某恐悚拜聞

某衰病之餘不堪拜跪歲時饗祀已廢其禮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應受者並告權免庶幾還答之間不至欠闕禮數而又可以免於趨避蹎跌之虞千萬幸甚某又上聞

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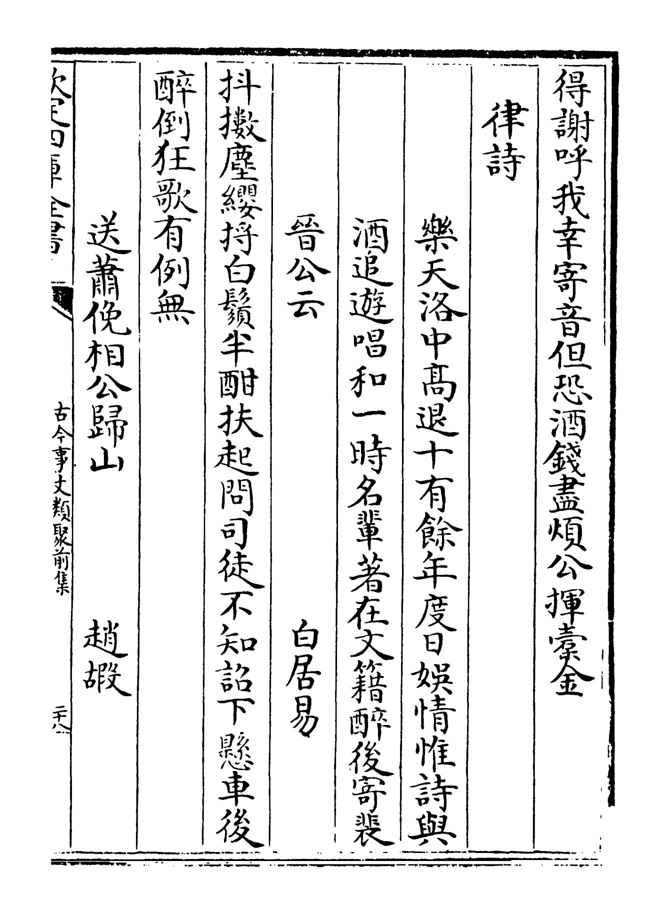
詠史詩五言　張景陽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

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和潞公超然臺　　蘇子瞻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身微志空大交淺言屢深囑公如



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律詩

樂天洛中高退十有餘年度日娛情惟詩與酒退遊唱和一時名輩著在文籍醉後寄裴晉公云　白居易

抖擻塵纓捋白鬚半酣扶起問司徒不知詔下懸車後醉倒狂歌有例無

送蕭俛相公歸山　趙嘏

眼前軒冕是鴻毛天上人情謾自勞脫却朝衣便東去
青雲不似白雲高

題闕右寺壁不知何人作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即將舊斬樓蘭劒
買取黄牛教子孫

初致仕　白居易

南北東西無所羈掛冠自在勝分司探花嘗酒多先到
拜表行香盡不知炮筍烹魚飽飡後擁袍枕臂醉眠時

報君一語君應笑兼亦無心羨保釐

林下書懷　　杜世昌

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讎雙鳧乘鴈常深愧野馬黄羊亦過憂豈是林泉堪逸老只縁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昇平日樂聖誰能擊壤謳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蘇子瞻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秪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新為楊枝作短行不補自安縁壽骨苦藏難滅是詩名

淺斟盃酒紅生頰細作歌詞穩稱聲

寄子京　宋公序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鈞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詩話

不任公卿

宣帝遣使徵龔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東

坡詩葉官縱未歸東海罷郡惟堪作水衡疏廣東海人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事見後漢周燮傳

碧山不負

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杜甫贈栢學士詩碧山學士焚銀魚蓋用此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要方

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别深唐詩紀事

得午橋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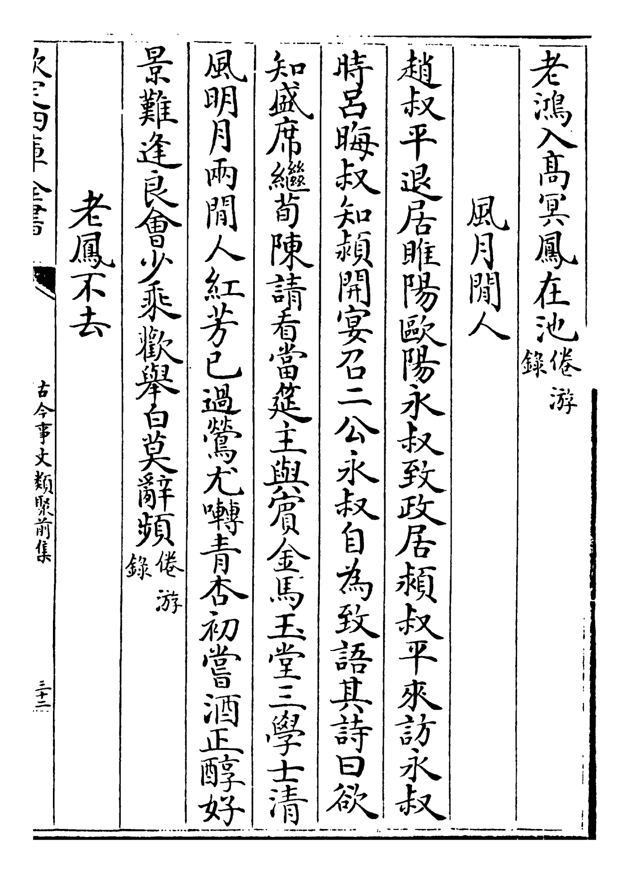
張齊賢相以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慕諸葛亮為人故字師亮

題詩徑歸

孫集賢晁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　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朋山錄

一出一處

張退傅與文惠同時秉政張以帝傅致政有詩寄文惠曰赭案當年並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



老鴻入髙冥鳳在池（倦游錄）

風月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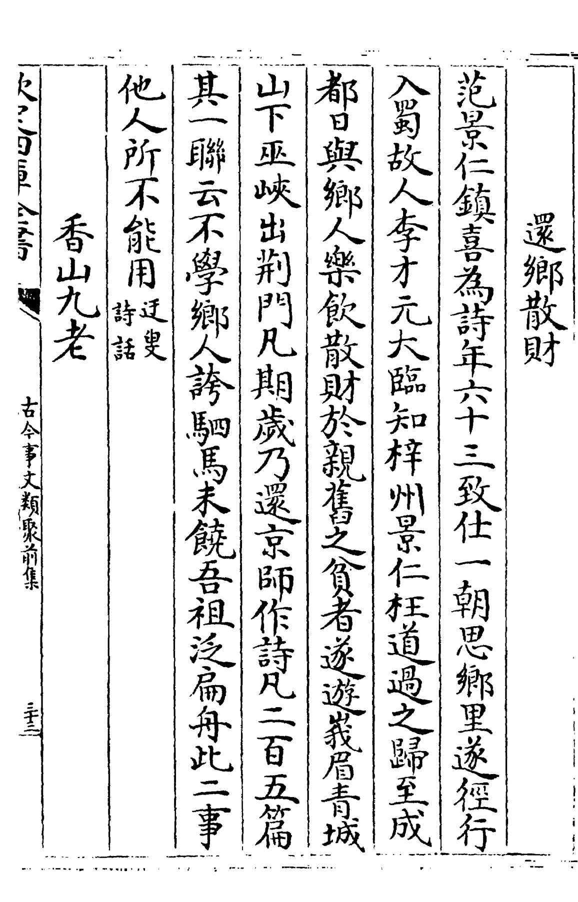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平來訪永叔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賔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尤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倦游錄）

老鳳不去

曽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熈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嘗作詩譏之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魯公遂致仕云

叔姪同歸

張鑄希顔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漕憲常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顯並以光禄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為榮清朝叔姪同辭禄歸去田園盡列卿



還鄉散財

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峩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還京師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 迂叟詩話

香山九老

睢陽五老

洛陽耆英並見壽門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三

宋 祝穆 撰

退隱部

隱逸

羣書要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九四好遯君子吉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無不利遯卦天地閉賢人隱坤卦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乾卦子曰素隱行怪吾弗為之矣中庸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詩身將隱焉用文之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語八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十四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二十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論語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漢叙傳埋光鏟采竇威贊

詩句養眞衡茅下選賢者隱屠釣杜漁樵寄此生杜

古今事實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逸士傳

許由一瓢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於樹上風吹歷歷作聲尚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壤父擊壤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舜讓支伯

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況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被裘拾薪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之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踰墻而避

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

干木踰墻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

寧為生龜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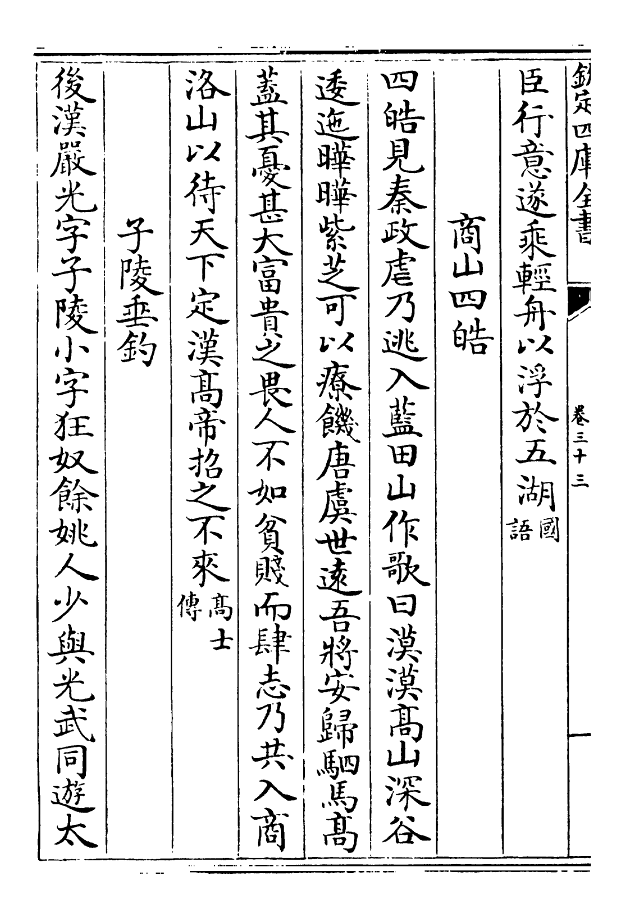
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寧為狐豚

齊宣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狐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范蠡五湖

范蠡反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國矣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曰君行制



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國語

商山四皓

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透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漢高帝招之不來高士傳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

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誘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顧因日莫自屈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恱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

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

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

申屠絶迹

東漢申屠蟠先是游士范滂等非訐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君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使工圖形

姜肱桓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閹竪夫何為哉遂遯海濵賣卜給食卒

樊英無奇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

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髙而毀㝡甚李固朱穆以為處士純盜虚名也

恥屈後代

陶潛自以曽祖晉世宰相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熈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後惟云甲子而已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世說

子驥短褐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

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賔冲飭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為長史固辭

畫牛喻意

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七松處士

鄭薰端愨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號七松處士

為辦隱資

郄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宅在剡為戴安道起宅甚精整

山中蔬食

宋周顒於鍾山立精舍終日長蔬曰綠葵紫蓼春韭秋

菘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隱箕山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曰先生此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竹溪六逸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志和垂釣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

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四明狂客

賀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

東臯子

王績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

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

東臯子

松菊主人

韋表微為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吾年五十拭鏡擿白

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

不愧陶淵明云

拜官而卒

陸龜蒙以高士名不至素善李蔚及當國名拜拾遺詔

下而卒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藝祖名不至太宗名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

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荅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

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名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黄景操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頴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

名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
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賜對除諫官列
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名其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

為買園宅

康節慶厯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
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
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
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有水竹

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温公而下集錢買之聞見錄

山中騎牛

劉渙凝之為潁上令掛冠隱廬山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事從吾好時陳舜俞謫居山南亦乘黄犢相與往來

公卿訪隱士見寓公門

郡守訪隱士

林逋居西湖未嘗履城市杭守李及薛映每造其居清談終日

處士投贄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贄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該聞錄）

逸民言兵

蘇明允著權書衡論伊川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教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名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羣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名其

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名䰟野野閑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扶摘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_{澠水}

古今文集

雜著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徳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

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挈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

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疑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大夫大政鏇去而劒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穽倖臣牙止於殛一任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蓄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妄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

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禄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令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為布衣龍爭地埶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

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脱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以禄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為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嘆起而言曰某妄意輒易一字公瞿然扣之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趚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 容齋隨筆

與山濤絶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前年從河東

還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間闊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皆古隱者）慨然慕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殽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揺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

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内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濶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䟽矣顧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解足下并以為别嵇康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尭

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

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

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

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

行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

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

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招隱士　淮南王安

朱文公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賔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詩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焉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說者以為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欲使屈原急來而原卒不來故終篇卒致其意若曰非不可留但不可久耳不敢遽必其來之詞也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恍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音髓）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扳援桂枝兮聊淹

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北山移文　孔稚圭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德璋假山靈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清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顔闔習隱南郭子綦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

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

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磵户摧絶無與歸石逕荒凉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士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枻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

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古詩

招隱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

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反招隱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絶迹窮山裏鵾鷄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

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招隱　左思

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纎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四皓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卧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窻拂青靄石壁横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大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欻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胷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遣興　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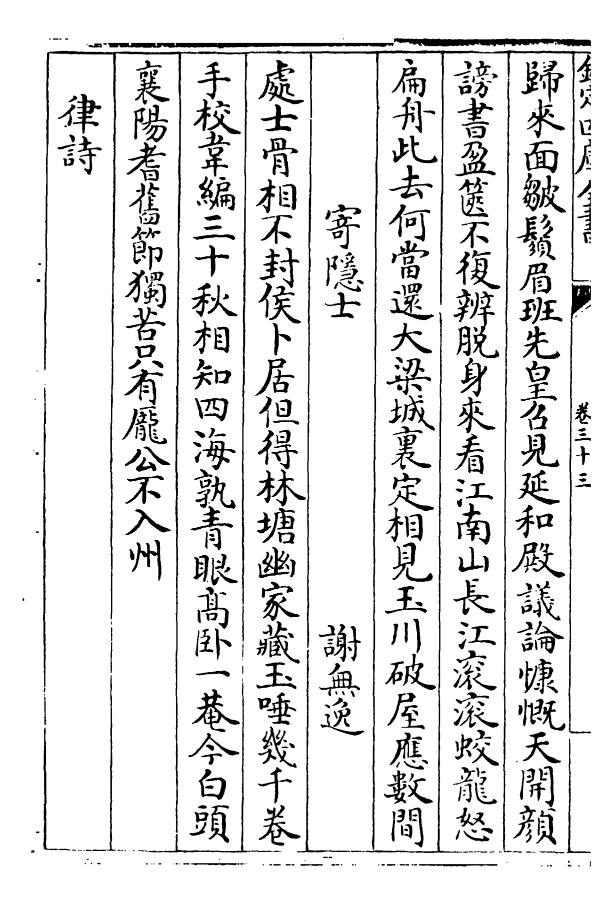
昔者龎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同王維偶然作　儲光羲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篠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遥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傍魚舩悠悠泛緑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艷且美使我不能還

送董元達　謝無逸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



歸來面皺鬚眉班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
謗書盈篋不復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滾蛟龍怒
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

寄隱士　謝無逸

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
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菴今白頭
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

律詩

王居士　許渾

節杖倚柴關都城賣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斸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閒即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許渾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床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

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碪杵動應解剪荷衣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虚

贈方干　　僧貫休

盛名與高隱今近謝敷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投綸侵海分得句覔雲根白日昇天路知君別有門弟子謂李頻

閒居　　方干

世人初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舂花朝連郭霧雪野隔湖鍾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寄紫閣隱者　張籍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野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經心

贈隱者　張籍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常不定傳法又非真每見鄰家說時聞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張籍

出山成白首重去結茅廬移石修廢井埽龕盛舊書開田留杏樹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峯裏樵人見亦踈

書友人屋壁　魏野

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閒唯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相尋者還應我最偏

贈隱者　薛能

自得高閒性平生向此棲月潭雲影短山葉雨聲齊庭

樹人書匝欄花鳥坐低相留永不忘經宿話丹梯

山居　姚合

喜得山中住閒眠夢不驚時泉和雨落秋草上墻生因客始沽酒借書方到城新詩聊自遣豈是趁聲名

題處士盧岵山居　温庭筠

西溪問樵客遥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峰隨雨暗一逕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蕎麥花

贈蔡處士　鄭谷

無著復無求平生不解愁虀蔬貧淨潔中酒病風流旨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籬柱繫漁舟

梁燭處士辭相國歸舊山寄贈　鄭谷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浙尋山遍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僧外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難借布衣

拜左拾遺歸隱　王易簡

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

招楊德逢　王介甫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卧看雲却憶君雲尚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書湖陰先生壁　王介甫

茆簷長掃静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訪隱者　王介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棊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人間摠不知

偶書　王介甫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只逢車馬便驚猜

退棲　司空圖

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任中條最上層得劔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遁何妨亦愛鷹

自致此身繩檢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贈方干　僧可朋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藁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何限景波濤西接洞庭秋

題獨孤處士村居　薛逢

江上園廬荆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户蔦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

何如一被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

偶題　　陳圖南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謝富相公見招　　邵堯夫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閒安用更名為顧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

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詩話

賦白雲詩

陶弘景隱居華陽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談藪

處士盜名

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

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令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髙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索髙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漁隱

萊公訪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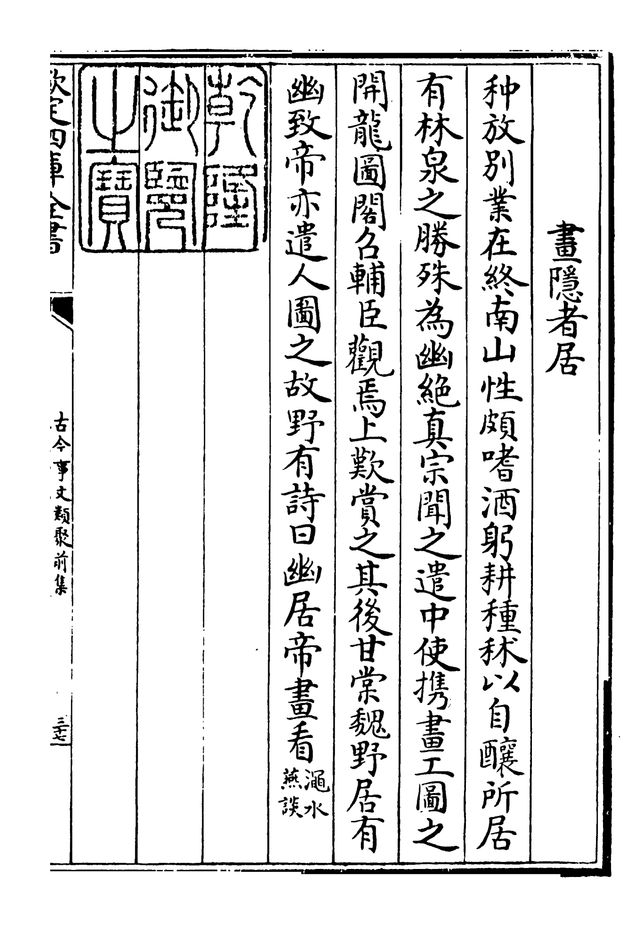
章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絶意非民俗所居時
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冦萊
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冩刺訪之野服葛巾布
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别
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寳再秉鈞軸野嘗
游門下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
仙公得詩不悦後二年貶通州毎題前詩於窻朝夕吟
哦之古今詩話

處士趨朝

頳上常夷甫以行義薦朝廷官之不起歐陽公晚年治第于頳思歸未得嘗有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既致政而處士以待制起朝請人改之曰却笑汝陰常處士幾年騎馬聽朝雞澠水燕談

詩譏隱士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閒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



畫隱者居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絶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名輔臣觀焉上歎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澠水燕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三